

夏天的美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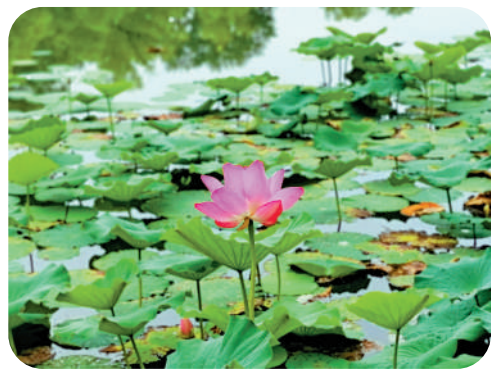


君子玉言 小香

入伏前後，正是賞荷好時候。頤和園西堤，岸柳垂絲綠蔭叢，蟬鳴陣陣。昆明湖上荷花正美，遊船穿行其間，藕花深處，蓮動舟渡。時有黑天鵝、野鴨淺戲荷湖岸邊，小雀蜻蜓立於葦葉之上。不遠處玉泉山的玉峰塔倒映湖中，亭亭如畫。一時間，柳枝拂波、荷香微薰。夏天是亦動亦靜的，靜在燠熱帶來的那種凝滯感，動在柳暗花明中那種勃勃生機。今朝荷葉田田，明日小荷尖尖，一夜之間蓮翠藕紅捲舒開合，一派天真自在。

炎熱的夏天，博物館音樂廳也是好去處。京城藝術氣氛向來很濃，在我所生活過的城市中為最，沒有之一。周六晚與閨密到天橋劇場賞芭蕾舞，我已經在這裏看過幾場中芭的演出，還有中法藝術節和俄羅斯芭蕾舞，包括《天鵝湖》、《卡門》等經典劇目。周一晚又同好友看崑曲，扮小生的男演員是我的一位年輕朋友貝勒。我們在天橋一家餐廳書吧吃了頓西班牙餐，味道不錯，同香港偷景灣D'DECK的差不多。正好凌晨西班牙隊在歐國盃奪冠，我們不經意應了個景。

藝術之美，亦使人美好。芭蕾舞演出當中，有一段現代舞，結尾時音樂是空白的，舞台上只有追光隨著舞者慢慢走近又走遠，動作輕舒，如影如幻。此時全場靜寂，連一聲咳嗽一聲椅子響動都沒有。所有人的



▲夏荷。 作者供圖

呼吸和情緒都隨着舞蹈的節奏，緩緩屏息悄悄散開……美善的力量是無聲無形的，讓人不自覺地規整自己，優雅起來，平和下來。

看完芭蕾舞掃了輛單車回家。白天下過小雨，夜晚清涼爽潤。槐花開了滿滿一樹，又落了滿地，路燈下呈現一片金黃。披着槐花踏着槐花聞着花氣，我將車子騎得很慢，享受這樣一段帶着淡香的騎行……

沒有西瓜的夏天能叫夏天嗎？擁有西瓜的夏天才是一個完整的夏天。夏季的北京，終於恢復了手捧半個西瓜用勺子挖着吃的「吃瓜自由」。在港幾年，「西瓜自由」中斷了。香港西瓜有點貴，一隻西瓜通常切成幾塊來賣。如果想享受「豪橫感」，只有小西瓜。但是想想看，捧着半隻小西瓜，與單

隻十幾二十幾斤大瓜的畫面對比，當然大不同了，沒有「西瓜自由」的樣子。

「西瓜自由」從小就習慣了。小時候，一到夏天，我們瓜果梨桃當飯，父親就大袋大批地買，一次買上幾個大西瓜，我們姐妹一人捧着半隻西瓜，一邊吃一邊下棋看書，既省事省手一心幾用，還不必擔心湯汁灑得到處都是。吃得肚子飽飽就更不想吃飯了。父親一邊溫和地說我們不好好吃飯，一邊還是寵慣地買各種水果餵我們。

「西瓜自由」至少從六七月開始持續三四個月直到國慶中秋前後。先是皮薄的，瓢細汁多，應時應季；後有皮厚的，沙瓢甜度更高，存放時間也久。中秋賞月，月圓餅圓瓜圓人團圓，西瓜可添一圓一趣。

當了那麼多年「吃瓜群眾」，前不久才知道，「西瓜自由」在近三十年中，是中國人才會有的專享福氣。中國的西瓜產量自二〇一〇至二〇二〇年均突破六千萬噸，居世界第一，佔全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六十。如果將世界第二到第十產瓜國的總產量相加，也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左右。按一個西瓜十斤計算，中國人每年吃掉的瓜高達一百六十億個，平均一人十個瓜還多。眾多人工甜味劑，終抵不過一隻西瓜飽含陽光的甘甜。

我們也剛知道，「西瓜自由」看似so easy小case，其背後有着滿滿的科技支撐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西瓜科研項目被列入國家科技「863」計劃，「國家瓜類工程技術研究中心」、「國家西甜瓜產業技術體系」等相繼成立，從此，各個系列的西瓜品種大面積推廣並不斷改良，多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。

科學家們為了「吃瓜群眾」操碎了心——有人嫌吐籽麻煩，無籽西瓜來了；對糖尿病人友好型的，有含糖量較低的「多籽西瓜」，既吃瓜又能炒瓜籽。隨着技術的發展，西瓜也由夏季水果之王向周年保健型水果角色轉變，確保四季口福。「吃瓜群眾」不能忘記一個人——中國工程院院士吳明珠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她主動請纓遠赴新疆，窮盡一生研究西瓜，直到八十歲仍然堅守科研一線。由她主持選育並經過審定的有二十九個品種，其中西瓜品種十個，甜瓜品種十九個。她與袁隆平是校友。這兩位老人，一位讓我們「吃飽」，一位讓我們實現了「吃瓜自由」。「西瓜自由」如此浪漫，背後的故事如此理性。

「在夏天，我們吃綠豆、桃子、櫻桃和甜瓜。在各種意義上都漫長且愉快，日子發出響聲。」二十世紀初，害羞的詩人羅伯特·瓦爾澤寫下一個大大方方的夏天，與今天的夏天別無二致。每一個夏天，都飽滿豐美。

難忘「奉賢」的日子



人與事 亦非

小暑大熱，烈日高照，來自五十多間香港中學共七百多位師生熱情同樣高漲，興奮出行。他們參加「高鐵路考察交流團」，師生分兩批，分別乘搭早晚兩班的滬港高鐵，由西九龍站直奔上海虹橋。

是次港生「高鐵路」共分九個小分團，對接上海九個行政區。筆者受邀參加「奉賢」小分團，與師生共同體驗首發沒多久的「滬港夜班車」，暮發朝至，在高鐵上睡一晚，嶄新的感覺，無比暢快。

列車緩緩地開動了，月台上的工作人員同我們揮手作別。沒多久乘務員便推着豐盛的晚餐來到每卡車廂內，開飯啦……同學們又此起彼落的叫了起來。一浪接一浪的驚喜歡呼還是在不斷地持續着。第二天一大早在上海虹橋高鐵路，已經人潮湧湧，各區接待人員都舉着小旗熱烈歡迎我們，很快大家各自上了旅遊巴士奔赴各區。

上海我們來了……筆者所屬的「奉賢團」首站便是去奉賢中學。在那裏校長師生們已經早早在門外列隊迎接我們。進入了大禮堂，校長等致歡迎詞後，大家互贈紀念品拍照留念。「奉賢中學」為我們安排了精彩的參觀訪問互動環節，我們八間中學分成四組，「奉中」同學為我們介紹了校園內的不同課室場地。大家先後去了地板冰壺館、科技室、中樂室等。最後在圖書館有位老師指導大家嘗試刻章，

用事先準備好的石頭及工具刻些簡單的字樣。兩個小時很快過去，香港師生對「奉中」寬敞新穎的校舍及各項完善設施，當然還有當地師生親切的接待等都讚不絕口。

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分組去了奉賢區的各個街道，例如金海、奉浦、南橋等。香港學生親身體驗了做一天上海人的經歷。大家一早就去了街道辦的一些社區中心，同當地居民近距離接觸。彼此一起聊聊兩地情況，一起玩小遊戲及一起包餛飩吃。學生也參觀了當地的一些大型企業，一些知名民宿及探訪上暑期班的小學生，同任職導師的大學生哥哥姐姐開下午茶座談會，通過彼此交流，拉近互相距離。晚飯後香港師生去了浦江夜遊，都被璀璨夜景深深吸引，不住留影打卡。

「高鐵路」九個分團在各區安排下，幾天走訪了區內區外知名景點，港生們雀躍萬分。終於九團又再聚集，同本地學生及各界人士一起出席分享會。滬港兩地學生將預先製作好的龍身小鱗片一起貼在一條巨龍上，象徵滬港青年同心同德，龍的傳人龍年同行同進。當晚各區又分別舉行歡送盛宴，滬港學生一邊用餐，一邊傾談，又上台一起載歌載舞。九點多了，大家仍沉浸在歡樂中不願退席。兩地學生幾天相處下來已成老朋友了，各自拍照，互加聯繫方式，有的甚至相約起來了……

我想此次「奉賢團」的每一位團友一定會記掛着播下的友誼種子，期待着早日開花結果，共慶豐收吧。



復興小札 肖復興

那年初夏的一天黃昏，在廣州環市東路的地質賓館前，下了出租車，過馬路往賓館走，沒留神馬路牙子前面有個往下走的台階，一腳踩空，我結結實實摔了個大馬趴，手裏的礦泉水瓶甩出老遠。一下頭暈目眩，沒敢立刻爬起來，想待一會兒，身體感覺無礙，沒什麼事情了，再爬起來。

不知怎麼搞的，鬧市的喧囂，一下子從耳邊消失，彷彿被我這一個跟頭過濾乾淨，四周顯得那樣清靜，居然有種天籟般的感覺。整個城市，似乎都平躺在我的眼前，和我的視線一樣低矮，平行。那一刻，整個世界神奇地變成了另一種模樣。

眼前，只見路面上的塵埃，淡淡煙嵐一樣，吃涼不管酸地漂浮；磚縫間有細細的雜草，大樹一般高大起來，在動靜聲地輕輕搖動。再有，便是各式各樣的鞋子，正是下班時分，人來人往，涼鞋、拖鞋、皮鞋、運動鞋、高跟鞋……五顏六色，來來去去晃動，彩色的熱帶魚一樣，在我的眼前游來游去，頗有一種潛水海底看到的情景，無聲而五彩繽紛。

沒有一個人管我。只任鞋子如魚穿梭不停，彷彿我只是水中的一塊礁石，或沉入水底一艘鏽蝕的沉船。

一直到有個聲音傳來：你沒事吧？那聲音，有些縹緲，典型的廣東話。我從小在北京的粵東會館裏長大，院子裏居住很多是廣東人，這樣的廣東話，聽得懂，很熟悉，很親切。

廣州街頭



▲夏日的廣州街頭常見臘腸花開。 資料圖片

抬起頭來，見一位老太太彎着腰問我。

我對她說：謝謝您，沒事！

她扶我站起來。我看見，不遠處，一位老爺爺撿起礦泉水瓶，正蹣跚向我走來。我還看見，老爺子身後，是便道上種的一排臘腸樹，明黃的臘腸花，一串串垂掛下來，像一串串風鈴，在黃昏的熱風中搖曳。

廣州街頭那一幕情景，總讓我想起，總覺得像一幅畫，三個白髮蒼蒼的老人，兩個老頭，一個老太太，素不相識，在那一刻因我突然摔倒而相遇。我們的身後，是一串串那麼明艷的臘腸花，彷彿特意懸置的背景，不是一幅畫，又是什麼呢？

是的，只是一件小事。在廣州街頭那個夏日黃昏，我們萍水相逢，看我沒事，老太太和老爺子就走了。一輩子，我再不會見到他們，他們也不會再把這件小事想起。但是，我卻很

難忘記他們的出手相助，他們對素不相識者的良善心地。

想想，這一輩子，真正能讓你難以忘懷的，讓你心裏能夠輕輕一動的，其實，都是這樣一件件的小事。也許，我們凡夫俗子的人生，就是由一件件小事構成的。這個世界，大事有人管，用不着我們操心，只有這樣的小事，可以由我們自己做主，自己完成。況且，這個世界上即使有天大的大事，也都是由小事漸漸積累形成，所謂我們的古語：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；所謂洋人的俗語：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。這就像人的生命，再說是萬物之靈長，也是由一個個細胞構成的一樣。沒有這樣一件件小事，我們的人生就是一隻褪光毛的白斬雞。

廣州夏日街頭的老太太和老爺子，還有那一雙雙五顏六色的鞋子，和那一串串明黃照眼的臘腸花！

甘洛納風記



准風物談 胡竹峰

甘洛在大涼山，大涼山多山。去甘洛的路上，穿過一個又一個隧道，黑一陣，白一陣，又黑一陣，再白一陣，像是訪一塊古碑，又像是看拓片，黑白交錯出一陣陣古舊的韻味。到達甘洛，天色尚好，淡淡的黃昏暮氣，人好比從拓片中躍身而出，走進了一幅陳年水彩或者一張剪紙。為什麼是剪紙？我也說不來，或許是甘洛傍晚暗淡的蒼茫況味。

如果有聲音的話，甘洛大地之音是嗚咽的，吹土為聲，如泣如訴。甘洛是彝族自治州，彝人能製塢，他們叫三眼洞簫，形狀近乎先秦商周時代舊制。

甘洛的空氣似乎有黏稠感，街巷與他鄉並無二致，人走上前，腳步似乎沉重些許。那些山水自成面目。山形碩大，肥肥厚厚，儼然一隻隻巨大的蟾蜍冬眠大地，憨憨的。水卻瘦一些，游弋如蝌蚪，又好似長龍，蜿蜒着，彎曲着，奔走着，搖擺着。

車跟着路，路隨着水，溯源而上或者

順流往下。車在山脈間繞來繞去，水也在山脈間繞來繞去。水是山的子女吧，印象中，故鄉一下雨，山溝溝就聚集了很多水，白花花往下走。也有水文靜一些，靜汪汪窩着，成了窪地成了池塘成了湖泊……

我歡喜甘洛的山，大手大腳，偉岸巍峨。站在山腳下，山越發顯得高大，襯得人更加矮小。山比人氣魄大，欲與天公試比高。已經到了山上，前頭居然還有山，山與山相連着，山與山疊加着。

萬物陰陽，有白就有黑，有高就有低，有瘦就有胖，有山峰就有溝澗就有峽谷。好山常有好峽谷，甘洛好峽谷，大渡河大峽谷，極壯觀，最深處近三千里，兩岸最窄的地方僅三丈餘。岸邊懸崖峭壁，不要說人不能上，野獸也不得攀爬。三五隻不知名的鳥鳴叫着，從山這邊撲梭到那邊，雄鷹飛得更高，仰頭去看，見只漆黑的一點在那裏移動。

大峽谷水深，好像泊在那裏一般，動也不動，靜水深流。水很乾淨，藍盈盈的，目力可達數米，只是未見到魚蝦之類。一路隨着水路走，人一走，景色就變了，峽谷彎彎，哪裏有個盡頭，於是索性

停車坐下來，坐看那水，看那山，看那雲，也看崖，看石頭，坐得久了能看見心。很久沒見自己的心了，尋來拂帚，好好打掃了明鏡台上的灰塵。神秀偈子寫過：

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

人不惹塵埃，塵埃自來，要勤掃。靈府掃得清淨了，頓時輕鬆了澄澈了，於是想着往高處走走。尋得一平緩的山，一級級台階，一步步接近山腰。風漸漸大了，這是天地的呼吸啊。衣衫鼓蕩，一時凌亂，頭面也凌亂。山還是比人高，但人已經位於水之上了。眼見碧空雲如絮，山中水如練，喜不自禁，不知道說什麼好。無言最好吧，大美無言，靜靜站着，飄然天地。恨不得風大些，更大一些，讓風吹進體內，吹化雙眼的冰雪，吹散心頭的塊壘。

故鄉人說納福，是享福意思。這一回，我在甘洛，覺得此處是福地，此處不獨納福，更能納風。福有個定數，風沒有休止，源源不斷吹過來。吹啊吹，我欲乘風歸去。晚上，睡進甘洛的夜裏，格外好眠，那是風吹走了潑煩。



「彼美人兮」

「彼美人兮——兩漢羅馬時期女性文物展」正在湖南博物院舉行，展品總計二百餘件（套），來自湖南博物院和意大利羅馬的卡比托利歐博物館等十九家博物館，涉及青銅器、陶器、金銀器、玻璃器、玉器、雕塑等多種類別。

展覽聚焦「女性」，以女性生命中的家庭生活、社會生活及情感生活三個主要生活場景為脈絡，再現兩千年前東西方文化中絢麗多彩的女性敘事。 新華社



市井萬象